

豫章叢書

第二冊

宇雲巢集

劉廷琛署

庚申五月刊

於南昌退廬

豫章汪君輦雲持其師字雲巢稿見示且述師意請
序余徹夜覽之喜謂輦雲曰余與君游雁蕩東西二
谷其石拔起千尋上入雲端嵌空中煙霞吐納其巖
洞幽邃豁呀劃然一壑環谷爭應每厯一境則劣變
幻不可名狀大龍湫尤奇絕瀑布五千尺如天河直
下而縱橫矯天隨風飛灑遠望則祇見煙浮空際爾
大塊文章如是今字雲巢之文何以異是君當游雁
蕩時視人世間邱壑溪澗不足一眴宜乎得所師曾
中落落不有餘子也顧余未竭力一躡雁蕩之巔益
窮所見以擴懷抱今見字雲巢之文而未見其人又

何以異是其人誰歟武寧盛先生于楚豫章人並其
二弟寄軒水賓比眉山三蘇云翠庭雷鉉題

字雲巢文集目錄

卷一

書二十九首

卷二

序二十五首

卷三

記十五首

卷四

傳十首

卷五

行述二首

墓誌十首

碣誌二首

壙銘一首

卷六

祭文十一首

說三首

書後五首

雜著五首

字雲集文集目錄

字雲巢文集卷一

武寧盛大謨于塾者

上李穆堂先生書

謨頓首穆堂先生閣下謨七八歲時聞閣下名冠絕
一代已能嚮慕稍長讀閣下文以爲非今人所有又
從先君遊知閣下立朝與人甚異且喜開覺後進竊
嘆生當大賢之世蓋千古而一遇自悼卑越不得進
託門下及今上開制科徵四方鴻博之士左右大臣
皆得進其所知而司徒王公以季弟樂應詔樂年少
聲微足不出鄉里素無交遊之援又鮮故舊之因上

下相懸卒以及此誠不自明比至京師始知閣下有
取於樂而爲之推引汲汲若不及旣獲侍誨又蒙勉
以古人如師之於弟曲爲開導反復不已此皆樂所
夙昔願望而不可必者一旦出於閣下雖閣下愛惜
人才至意而採納之奇遭遇之盛蓋亦古所未有閣
下名滿天下天下士想望風采日請贊於門唯不克
當又京師人文之萃長短畢具閣下進退而輕重之
固已無遺如樂者何所因賴而亦見收如此益信大
人德量宏遠如日月之無私明而幽岩宿卉亦各有
以自見其端樂誠何幸以及此謨兄弟少無師承粗

涉經史稍識文字得爲閣下所知皆受於先人先人
好學力行有所負常欲見用卒不遇退而著書以自
娛每顧諸子曰吾老矣而第力之後世當有知者先
君既不爲世用位卑秩微名不齒於史冊談兄弟又
閭賤無能推揚先跡有以章明於後以此日夜疚心
痛結無地又念近世碑銘去古甚殊善善之道久廢
於世一二貴人名字不能以之行遠必得不朽之人
其言足以信今而傳後者然後藉以有存而其人又
卒不可以必得蓋欲其存之且久難也昔歐陽子以
文章銘天下天下人之可銘者皆見於其文以天下

之大人才之盛聞見之所及得以留於將來如天地之鑄萬物焉小大畢形一時賢人君子照耀耳目雖其墓石殘廢或子姓零落無遺而其文至今傳焉而不衰然則世無歐陽人之奇節特行有足記載不幸而湮滅以無聞者何可勝道閣下一代偉人其言爲世所重而力又足取信於後蓋今之歐陽子也謨生於此時且辱識注則欲久先人之傳幸有其遇伏惟閣下以闡幽爲心大造物之仁曲成人子哀切之志一言之賜使天下後世皆知有先君則死且不朽是以忘其疎賤不辭謬妄泣血具狀命季弟樂稽顙以

聞迫切之餘神志荒迷言無所擇有干尊嚴罪甚罪
甚臨書無任惶悚戰越之至

上王宗伯書

謨頓首謨少讀虞書至明明揚側陋廢書而嘆以謂
此古人事不復見於後世而後世之人往往貴賤其
勢上不求於下下亦不以期於上雖有完節之行
奇雋不次之才不自力於進而能以有聞焉者寡矣
謨僻處荒隅性尤迂拙日與兄弟閉戶窮經不通世
路耳目所習罕有指數閣下位高望重益以縣遠何
由下及舍弟樂乃蒙奏舉草茅微賤一朝名聞至尊

命下之日惶悚驚駭不知所出比得接見如素遊門
下士春風所及蕩焉若釋又蒙垂意謨輩惜其淪落
不用存問甚厚此在謨兄弟固屬不世之遇然非閣
下憐才之至有古大臣高風何以及此謨久困時俗
不爲人所齒於閣下無一日之故乃辱眷注以後生
小子而勤王公大人之意此何如賜者感恩豈可以
後而徒以疎賤之迹嫌於自達不敢造次抑鬱以寢
幾六七年及今聞閣下優游林下不與世爲重輕乃
得拜簡奉謝少申夙意謨聞古之人窮居者不以貧
賤爲辱而以見知大賢爲幸謨兄弟間寂舉世所不

知而獨爲閣下知卽不見用亦可以無恨第自度無
他才能以副閣下之望唯於古人文辭稍能出入苟
其畢力於中卒所得爲粗有著述以成一代之書使
後之人觀之曰此閣下所知者雖無益於閣下之萬
一抑亦所以報盛德於無窮爾因舍弟北行望風懷
想托在字下不欲自外伏惟垂鑒無任瞻切

與李應熙書

謨頓首屯庵足下久別音問不通神意遼濶數年以
來人事舛謬變故多端所欲與屯庵聞者無限舉筆
茫茫不能盡也近聞屯菴得甲科取上第將出而以

有爲於世此學人分內事不足喜然以屯菴之才睥
睨古今若無當意獨於此踴躍二十餘年崎嶇往復
僅乃一得又何難也如謨輩疲驚無足用置之勿復
道耳謨少喜文辭稍識門戶每下筆不欲近人又憚
於仕進深居風雨益蒐羅古人盡意綢繆私所有以
自娛然往往見擯於人閱而不敢出同時唯徐生懷
仁期許過甚以謂必傳已而懷仁死無以爲發謨亦
絕口不言文字及遇足下又以爲可而進之乃益振
厲自興喜出望外自古立言者難知言尤罕悠悠者
無論已卽好古之士非深於至焉者亦難與言謨執

筆爲文於今三十年用力多矣每有所得其中甘苦之故不能以自明所與出入微際深心相屬者惟足下與徐生而已士固信於知己區區者旣不爲所棄欲得一言以有存於世又遠在京師不及面質然曩時所爲多屯菴論定久御之物唯其所策而不得逸是在屯菴諒勿爲外水賓同行有瑞金楊方立者年少有文水賓甚稱道之新建熊爲霖與謨善能棄俗尙足下皆得相見故亦併及幸鑒不一

與余蛟書

謨白此見足下有志於古不屑卑俗勤勤慰諭喜甚

喜甚謨久不聞有是言足下方年少遽能及此若爲之不已到古人何難爾古人文字存者百不得一其傳於今日大率皆思精學奧之人非深知而篤好之不能至自宋以往古人之文廢人之學古者寡然人學之卒不至學之有二病其始汨於俗學漸不自知及旣知而精力已不足以馳騁有爲苟有可爲又安於好尙而爲之不力雖其文已成就究之如古人者無一入其傳於近世亦幸免於無有至者而莫之知也謨嘗以古文之學絕於宋足下方有餘而去其不力宜任之無讓他人天下始於一二人吾輩不可不